

流动儿童心理状况的对比研究

周皓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利用2006年11月在北京市某区进行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跟踪调查”基期调查的数据, 描述性分析了本次调查中儿童的心理状况, 然后再比较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之间的差异, 并进而探讨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文章认为, 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 儿童的个性特征、学校的同伴关系, 以及父母亲的亲子交流情况。其中亲子交流的情况不仅会影响到儿童的个性特征, 而且会影响到其在学校的同伴关系。因此, 家庭教育问题才是解决流动儿童心理发展的根本因素。

关键词: 流动儿童; 心理状况; 流动儿童学校; 公立学校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8)06-0007-08

A Comparative Study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Migrant Children

ZHOU Hao

(Sociolog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se period data of a survey on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that carried out in a district of Beijing in November 2006,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children involved in this survey is produced in this paper, which is followed by a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igrant children and resident ones. Main causes of these differences are also discussed. It is put forward that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influenc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migrant children: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peer relations in school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which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could affect both of the other two factors. Therefore home education is the very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e sou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Keywords: migrant children; psychological status; school for migrant children; public school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流动儿童问题的研究已逐步转变到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但对流动儿童的许多问题都未能完全说明与解释。其中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就是比较重要, 也是相对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尽管已有学者从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和社会适应性等方面做了研究, 但由于存在流动儿

收稿日期: 2008-03-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06CRK003);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9072004);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5JC840019); 北京市社科基金(05JC840019); 北京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51D0501906);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级科研重点项目(2006XJZ008)

作者简介: 周皓(1972-), 浙江宁波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人口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人口迁移、社会统计学。

童在迁入地居住时间不断变长,在迁入地出生的儿童规模及所占比例也不断扩大的状况,同时,流动儿童群体和流动人口群体一样,具有内部替换性,即一批流动儿童随着年龄的变化、转学回老家而退出这一群体,与此同时又有另一批新的流动儿童跟随父母进入了这一群体。因此,流动儿童内部的不断替换与变化,使我们不能不对流动儿童心理状况给予关注。

笔者曾利用2003年小规模调查的数据,比较了三类儿童(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在流动儿童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以及本地常住儿童)的心理状况,并作了初步的分析^①。但该文仅涉及了家庭的部分基本信息(如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还有诸如亲子交流、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学校生活等可能影响儿童的多个方面的因素未被纳入。另外由于存在上述所说的流动儿童群体的替代性问题以及对以往研究的合理性的验证问题,因此,本文将利用2006年11月在北京市某区进行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跟踪调查”基期调查的数据,描述性分析本次调查中儿童的心理状况,然后再比较在公立学校与流动儿童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以及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之间的差异,并进而探讨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一、调查数据说明

1. 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06年10月至11月在北京市某区进行的“流动儿童教育与社会融合状况跟踪调查”的基期调查数据。该调查包括了流动儿童学校(或被称为打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其中,由于被批准的流动儿童学校数量较少(仅8所),因此,所有被批准的流动儿童学校都纳入样本内。而公立学校的抽样是以该区所有公立学校为样本框,按照三年级班级平均规模,进行分层、系统、整群抽样;抽样的初级单位(PSU)为班级。在被抽中的学校中,以配对方式,随机抽取五年级的其中一个班级,所抽中的班级中所有学生成为本次调查的样本。本次调查共抽取公立学校12所,流动儿童学校7所^②;共调查1357名学生,其中,男生为737名,女生为619名(1人缺失);最小年龄为7岁,最大年龄为15岁;三年级学生共为672人,五年级学生共为685人,分别占本次调查样本的49.5%和50.5%。五年级学生略多。

2. 调查过程:学生问卷采用随堂调查的原则,即问卷由学生自己填写,每班有2名调查员辅助学生填写。调查员每念一题,学生回答一题,并在问卷上填写答案。而家长问卷则采用自填的方式,即由学生带回家中,由家长填写完成后交回学校。

调查问卷的内容除儿童的基本信息外,还测量了儿童的心理状况、社会融合状况、儿童的学习状况和学习能力,以及利用统一的考试卷,测量了学生的语文与数学两课的学习水平(能力)。

3. 心理量表的说明:有关心理量表的说明,请见有关文献^{③④⑤⑥⑦⑧⑨}。利用对半信度检验的方法(Flanagan公式)检验本次调查数据的质量,对半信度检验的公式为: $r_{xx} = 2 \left(1 - \frac{S_a^2 + S_b^2}{S^2} \right)$,根据此公式及调查数据,计算得到孤独感的对半信度为-0.66446。尽管这个对半信度相对可能较低,但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二、三类儿童的心理基本情况

1. 总体情况

三类儿童心理状况的具体结果请见表1。表中数据越低,说明儿童的心理状况越好。

从本次调查的测量结果来看,三类儿童的孤独感和抑郁感在排序上是相同的,并未出现相悖的情况;其次,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以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或抑郁感最强,其次是公立学校中的

① 其一,在该文中已提出了为什么要比较这三类儿童的状况;其二,该文在计算儿童孤独感时存在错误,需要修正。

② 该区共有8所流动儿童学校。在实际调查中,有一所流动儿童学校不予以配合而未能进行调查。

③ 杨渝川,儿童同伴关系及对其学校适应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

表 1 三类儿童心理量表的得分情况

儿童分类	项目	孤独感	抑郁感
本地常住	均值	1.74	1.32
	案例数	426	437
	标准差	0.6330	0.2556
公立流动	均值	1.89	1.40
	案例数	421	454
	标准差	0.6598	0.2743
流动儿童	均值	2.17	1.46
	案例数	1017	1063
	标准差	0.6263	0.2570
总计	均值	2.01	1.41
	案例数	1864	1954
	标准差	0.6617	0.2663
	F 值	79.2728***	42.3768***

注：***表示方差分析中， $\text{sig.} < 0.01$ 。

流动儿童，心理状况最好的是本地常住儿童。再次，如果利用方差分析，那么从总体来看，不论是抑郁感，还是孤独感，三类儿童之间都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text{sig.} = 0.000$ ）。

同时，反映孤独感分布状况的标准差，以流动儿童最低，其次是本地常住儿童，而公立流动儿童的标准差最大。这说明，尽管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得分较高，但其分布相对比较集中；而公立流动儿童虽然孤独感得分相对较低，但其分布却最为分散，即孤独感更弱或更强的儿童则可能会更多。在抑郁感方面，以本地常住儿童的标准差最小，其次是流动儿童，而公立流动儿童的最大。

2. 分类比较

通过对年龄、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在北京出生这四个分类标准的检验，发现各类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1）年级：不论是孤独感，还是抑郁感，三年级学生的得分都高于五年级学生，其中，三年级学生的孤独感得分为 2.11，高于五年级学生的 1.91；三年级学生的抑郁感得分为 1.44，高于五年级学生的 1.38。这说明三年级学生的心理状况比五年级学生差。而且年级之间差异显著性均小于 0.01。（2）性别：女生的测量结果明显低于男生，即女生的心理状况好于男生。（3）是否为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测量结果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即独生子女的心理状况好于非独生子女。（4）是否在北京出生：在北京出生的儿童的测量结果明显低于在外地出生的儿童，即在北京出生的儿童的心理状况好于在外地出生、后来迁居北京的儿童。

事实上，儿童的心理状况将随着年龄与年级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这种年级之间的差异则正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儿童进入学校本身就是社会化的过程，而年龄较小的儿童在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所可能承受的社会压力要远大于年龄较大的儿童，他们不像年龄较大的儿童那样具有相对而言较多的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因此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和抑郁感，导致心理状况相对较差。

而在讨论是否为独生子女与是否在北京出生这两个变量时，非独生子女可能更多的是流动儿童；而在流动儿童中更多的是出生于外地的儿童；相对而言，出生在本地的流动儿童的比例尽管逐年增加，但相对比例还是较低。所以，两者的检验结果是基本类似的。

3. 具体分布情况

在关注于儿童心理状况的均值比较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儿童心理状况的具体分布。这种分布状况既可以反映不同类别的儿童心理状况的各自分布状况，同时也可以反映同一类型的儿童内部的分布状况。具体请详见图 1。

以孤独感为例。首先，如果以整体均值（ $= 2.0104$ ，图中的黑竖线）及其标准差（ $= 0.6617$ ）为标准，那么低于整体均值的部分，本地常住儿童占了 73.47%，公立流动儿童占了 64.85%，而流动儿童仅占 45.33%。即近 $3/4$ 的本地常住儿童的孤独感得分低于整体平均水平，而这也是常住儿童孤独感的平均得分较低的主要原因。

其次，以整体均值为标准，考察得分高于两个标准差（即大于等于 3.334）的儿童的具体分布状况。这部分儿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存在明显的孤独倾向的问题儿童。在本地常住儿童中，孤独感得分高于两个标准差的儿童共 11 人，占本地常住儿童的 2.58%；公立流动儿童为 8 人，占 1.90%；而流动儿童共有 25 人，其比例高达 3.44%。由此可以看到，尽管大部分本地常

住儿童的心理状况很好，孤独感不强，但是仍然有少数儿童的孤独感是很强的，而且其比例还高于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使本地常住儿童感到孤独的真正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一方面可能来自于作为城市独生子女的家庭背景与家庭教育，生活习惯等，而另一方面可能是在此基础上的流动儿童的加入，使他们无法建立适合的同伴关系。

再次看孤独感高于平均水平，但低于两个标准差的儿童。从图中可以看到，流动儿童在这一段中远高于公立流动儿童和本地常住儿童。尽管本地常住儿童在某些点上的比例也比较高，但总体来看却明显低于流动儿童。在公立流动儿童中，这一部分儿童所占比例为 33.25%；而就教于流动儿童学校的这部分流动儿童的比例则在一半以上（51.22%）。这至少说明大部分流动儿童的孤独感都较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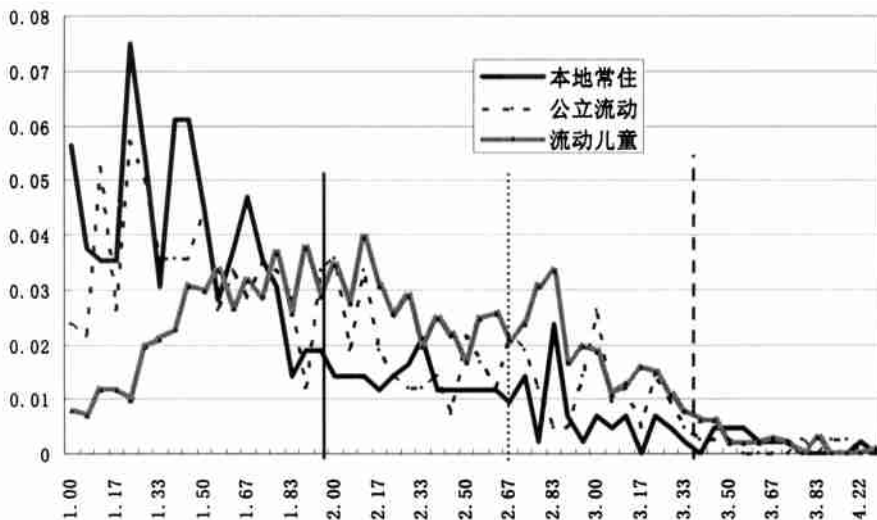


图1 儿童孤独感的具体分布情况

注：左边竖线表示整体均值（本次调查中所有样本的均值）；中间虚竖线表示高于整体均值一个标准差；右边点竖线表示高于整体均值二个标准差。这里仅为示意，并不精确。

在流动儿童学校中，孤独感较强儿童的比例较高，以及高于平均水平的流动儿童比例远高于公立流动儿童和本地常住儿童，是本次调查新发现的问题。理论上，由于流动儿童身处流动儿童学校，所有学生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都有着许多共性的地方，教师对于儿童也基本上不存在歧视或不公正的情况，而且流动儿童在更多的情况下会有兄弟姐妹，而不会是独生子女，因此，儿童相互之间应该会更易相处，孤独感也会相应变好。但事实情况却是流动儿童的孤独感甚至于要高于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如果排除学校环境因素，儿童较强的孤独感只能来自于家庭与社会了。当然，这其中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由于流动儿童经常性地随父母迁移而转学，每次转学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新的环境，建立新的同伴关系与社会关系，而在这期间同样会面临着一些社交压力，因此，更容易促使其感觉到孤独。但从分析来看，至少可以排除学校层次的影响作用。

抑郁感的分布情况与孤独感的分布情况基本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三、儿童心理状况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导致儿童心理状况差异的原因可能有许多，包括年级（或年龄）的因素，家庭背景（如父母的教育背景、职业等），也有学校性质、学校生活中的同伴关系等等，各种因素纷繁复杂，并没有一个完全的分析框架。因此，本研究也仅仅只是尽量多地罗列出这些因素，并利用多元控制的思路，分析它们在引起差异的原因中的相对重要程度。

以往的研究^①曾利用 2003 年调查的数据, 分析了流动儿童的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对流动儿童心理状况的影响作用^①。结果表明: 在个体因素中, 流动儿童的性质(本地常住儿童、公立流动儿童与流动儿童)、年级、已在本校就读的年数表现出显著的影响作用, 而性别、是否出生在北京和是否为独生子女则并不显著; 在家庭因素中, 家长的户口性质、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等都不显著, 而只有亲子交流这一变量显著。这说明“不论家长是农村户口, 还是城市户口, 也不论其受教育水平如何, 从父母亲的角度来看, 儿童的孤独感最主要的来自于父母亲是否关爱与引导子女的思想, 以及是否能同时得到父爱和母爱。”

正是为了重新验证上述结论, 本文仍将采用类似的指标, 来考察各种因素对儿童心理状况的影响作用。但有所不同的是, 除了包括儿童的个人因素与家庭因素以外, 本研究还将加入学校层面的因素(即学生在学校中的同伴关系)。因此, 本研究的假设是:

(1) 个体特征中, 除了个人的年龄、性别与年级以外, 来京时间(或来本校时间)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尽管对儿童而言, 环境的熟悉程度可能仅仅是暂时的, 而且儿童能够很快地融入到所生活的环境中, 但来京时间的长短是一个儿童对这个环境熟悉程度的反映。

(2) 儿童自身的性格。如果这个儿童的性格特征是比较内向的, 那么, 他可能会更容易产生孤独或抑郁的倾向; 相反如果比较外向, 那么这种情况产生的可能性会较小。但由于本研究无法给出这一特征的定量变量, 因此, 只能选择心理量表中的一个问题“在学校里是否容易交上新朋友”, 作为儿童性格的代表性指标。当然, 这一指标可能存在着对性格特征测量偏差的问题。

(3) 在家庭特征中, 本研究将以父母的教育、职业及收入为基础构造社会经济地位(SES)指标, 以反映家庭的生活背景。尽管以往的研究表明, 家庭经济背景并不重要, 但是, 如果不考虑经济背景, 那么家庭特征部分就会缺少应有的变量, 而无法在控制家庭背景的情况下说明儿童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将社会经济地位(SES)作为控制变量看待。

(4) 在利用本次调查数据的再抽样数据(即从样本整体中仅抽取了 360 名学生作为小样本数据)时, 发现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于儿童的心理状况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②。为验证这一试验结果, 在样本整体中将再次加入这个变量^③。

(5) 即使是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和母亲受教育水平的情况下, 亲子交流的情况仍将是影响儿童心理状况的主要因素。

(6) 同伴关系。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 同伴关系是影响儿童心理状况及其行为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儿童在学校中有好的同伴关系, 他的心理状况也会相对较好。但由于这一概念需要用许多个操作化的指标来完整地表达, 而研究设计并没有专门的问题, 因此, 本研究仅利用了其中一个问题, 即儿童自我评价的“班里的同学都喜欢我”作为该概念的替代指标。

2. 变量描述: 限于篇幅考虑, 此处不再列出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

3. 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2(此处仅给出孤独感的分析结果, 抑郁感的分析结果基本类似)。该表给出了三个模型的结果。模型 I 仅包含个体变量; 模型 II 包括个体与家庭背景的变量; 模型 III 包括个体、家庭背景和学校生活这三层变量。这三个嵌套模型分别表明了控制了个体特征(或家庭特征及学校特征)以后, 其他因素对于儿童心理状况的影响作用。

^① 该文由于孤独感量表的编码存在着错误, 因此, 部分结论需要重新认真审视。但仍可以借鉴其分析思路。

^② 同时利用小样本数据也发现, 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于儿童的学习成绩及融合状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说明母亲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③ 尽管社会经济状况 SES 是由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为基础构建, 但社会经济状况 SES 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之间并不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因此也就避免了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孤独感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模型 I (Constant)	2.5007***	10.1599	3.2802***	11.7936	3.1364***	11.6074
性别	0.1138***	2.7416	0.0994**	2.4394	0.0837***	2.1166
年龄	0.0164	0.6751	-0.0015	-0.0634	0.0189	0.8021
年级	-0.2963***	-4.5585	-0.2805***	-4.3664	-0.3385***	-5.3938
来京时间长度	-0.0147*	-1.9279	-0.0156**	-2.0836	-0.0153***	-2.1127
独生子女	-0.0453	-1.0284	-0.0025	-0.0555	-0.0018	-0.0417
学生转学经历	0.0871*	1.8005	0.0769	1.6106	0.0688	1.4871
在学校里容易交上朋友	-0.5559***	-11.6833	-0.5308***	-11.3285	-0.4562***	-9.8004
公立流动	-0.2563*	-1.8907	-0.2741**	-2.0088	-0.2825***	-2.1369
流动儿童	-0.0379	-0.2840	-0.1031	-0.7539	-0.1285	-0.9697
模型 II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	—	0.0489	1.1796	0.0397	0.9866
综合的亲子交流情况	—	—	-0.7786***	-5.2522	-0.6450***	-4.4543
家长的教育期望	—	—	-0.1419***	-3.4156	-0.1241***	-3.0776
母亲的受教育水平 (以未上过学为参照组)						
小学	—	—	-0.1010	-1.1721	-0.1079	-1.2917
初中	—	—	-0.0797	-0.8952	-0.0918	-1.0641
高中	—	—	-0.0957	-0.8428	-0.0830	-0.7542
大专	—	—	-0.2034	-1.0816	-0.1983	-1.0885
大学	—	—	-0.5256**	-2.0930	-0.4764**	-1.9571
模型 III 校内同伴关系	—	—	—	—	-0.3003***	-7.2395
R Square	0.235	—	0.278	—	0.323	—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0$

首先来看模型 I。在孤独感的模型中,表现出显著作用的有性别、年级、在学校里容易交上朋友这三个变量;另外来京时间长度、学生转学经历以及公立流动儿童这三个变量在 0.10 情况下显著。但其余变量如年龄、是否是独生子女、流动儿童这三个变量则不显著。而在抑郁感的模型中,表现出显著作用的有性别、年龄、年级和在学校里容易交上朋友;其他变量均不显著,包括来京时间长度、独生子女、学生转学经历、公立流动儿童与流动儿童。

在这两个因变量不同的模型中,性别与年级均呈现出显著的作用,即男性相对于女性更容易产生孤独和抑郁,社会适应性可能会更差。而年级的作用同样表现出差异,五年级学生的心理状况相对比三年级的好。由于年级变量的系数均为负值,因此,三年级学生的孤独感和抑郁感均强于五年级学生。

作为个体性格特征的代表性指标——在学校里容易交上朋友——这一变量在两个因变量的模型中均呈现出极强的显著作用。这本身说明,个体性格特征对于儿童心理状况的影响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这一点也正是本研究中新加入的企图证明的假设之一。

但在控制了个体性格特征和性别、年级等个体特征以后,在孤独感模型中,公立流动儿童在 0.10 水平下与本地常住儿童之间有差异;但在抑郁感模型中并不具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可以认为:三种不同类型的儿童之间在心理的孤独感和抑郁感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在最初对心理的孤独感和抑郁感的描述部分,曾提及三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但在控制了个体特征以后,三类儿童之间并没有任何显著的差异。这至少从一方面说明,学校的类型对于儿童的心理状况,在控制儿童的个体特征以后,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更直接的,也就是学生就读于哪种类型的学校,对他的心理状况并没有影响。但是,要注意的是此处并没有控制家庭背景与学生生活中的同伴交往情况。

来京时间长度和学生转学经历在孤独感模型中表现出在 0.10 水平下的显著,但在抑郁感模

型中并不显著。在理论假设中曾认为，转学经历对儿童的心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模型中这一变量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作用。来京时间长度的情况也类似，这似乎否认了原有的理论假设。但是，这一点在控制了家庭层次的变量后则有所变化，稍后再来讨论。

同时，是否是独生子女这一变量也不显著。正如原有的研究中指出的，事实上流动儿童问题，必须与独生子女问题相区分。尽管目前独生子女在学龄儿童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但是，独生子女所特有的问题，并不是所有儿童都会有的，更不是流动儿童所特有的。因此不能将流动儿童问题与独生子女问题相混淆。

其次来看模型 II。模型 II 中既包括了个体变量，也包括了家庭变量。因此，既可以认为是在控制了个体变量以后，来看家庭变量的作用；也可以看成是在控制了家庭变量以后来看个体变量的作用，即两类变量相互控制。

在孤独感模型中，个体层次有变化的因素是来京时间长度和公立流动儿童这两个变量，其显著性均由 0.10 上升到 0.05，而且系数的绝对值也有所增加。这说明，在控制了家庭背景的情况下，即在相同的家庭背景下，来京时间越长，相对的孤独感也就越强；而公立流动儿童与本地常住儿童之间的差异也变得更强烈了。但流动儿童学校中儿童的孤独感与参照组（公立本地常住儿童）之间并没有差异。如果将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那么，公立流动儿童随着来京时间的增加，孤独感也会逐步增加。这也说明，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中的就读，在心理上并不利于儿童的发展。尽管随着年级的上升，儿童的孤独感会有所下降。

孤独感模型中，在家庭层次的变量中，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未呈现出显著的状况。呈显著作用的变量是父母的教育期望和综合的亲子交流情况，以及代表母亲受教育水平为大学的指标。父母的教育期望越高，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会更重视，也会更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因此，会及时了解儿童的心理状况，并对问题采取措施予以解决。而亲子交流则反应了父母与儿童之间的沟通情况：沟通越多，对儿童的了解也越多，同样也会有利于儿童的心理状况。

而在抑郁感模型中，母亲受教育水平为大学的儿童的抑郁感与参照组并没有显著差异，有显著影响作用的仍然是父母的教育期望和综合的亲子交流情况，对此不再赘述。

再次来看模型 III。模型 III 中个体层次和家庭层次各变量的显著度和作用方向基本上与模型 II 一致，但模型 III 包括了儿童在学校的同伴关系状况。由此模型可以看到，不论是儿童的孤独感，还是抑郁感，控制了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后，儿童在学校的同伴关系成为影响儿童心理状况的主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于公立流动儿童的学校同伴关系状况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以期能够发现公立流动儿童在学校中的生活状况，更好地帮助流动儿童的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

1. 结论。两个因变量的三个模型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这说明儿童心理的不同方面受到了不同因素的影响作用，但其中也有共同之处。

首先，儿童的心理状况与其性格特征和在学校的同伴关系有着重要的联系。学校生活中与同伴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这事实上应该是社会适应性与其结果的关系。由于社会适应性较好，与同伴关系也会更好，因此其心理状况也会更好。反之亦然。

其次，在控制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以后，公立流动儿童的孤独感随着来京时间的增加而增加，与本地儿童的差距也有提高。这也说明，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中就读，在心理上并不一定不利于儿童的发展。

再次，在控制个体特征之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心理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家庭层次中呈显著的变量是父母的教育期望和综合的亲子交流情况。这说明，不论家庭经济条件再好或再差，其心理状况主要源自父母与子女的沟通情况，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

综合来看,影响流动儿童心理状况的重要因素来自于三个方面:个体的性格特征、学校的同伴关系,以及与父母亲间的交流情况。个体性格特征的开朗与否是基本的因素,在学校里的同伴关系则是环境因素,而亲子交流情况则是家庭背景与教育方式的问题。学校同伴关系可能随着个体特征而发生变化,而个体特征则可能会由于家庭教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从根本上来看,家庭的教养方式才是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教养方式与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无关。因此,不论是贫穷家庭的孩子,还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只要运用合适的教育方式,就能培养出心理健康的儿童。

2. 讨论。本文最后希望讨论的是有关年级差异的问题。按原来的研究设计有两个目标:其一,三年级和五年级分别属于不同的队列,他们之间的差异可以反映不同队列的儿童的差异;其二,是将三年级和五年级看成是假设队列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即一个假设队列的儿童在三年级和五年级时的差异。研究计划希望通过三年级和五年级的比较,来说明随着年级与年龄的变化,儿童的心理状况是否会发生变化。

队列的比较可以随着调查的深入(如第二轮、第三轮等的开展),揭示出不同队列的儿童在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如果在以后几次的调查中再次发现类似的情况,而且本次调查中的三年级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仍然比五年级的差(最好是等到现在是三年级的学生到五年级时,再与现在的五年级学生相比较),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是一批不如一批。当然,这需要从以后的调查中来进行比较分析。

而假设队列的比较说明了同一队列在不同年级之间是否会发生变化。目前的结果至少可以说,如果将他们看成是一个假设队列,那么,学生随着年龄与年级的变化,心理状况会逐渐变好,尽管在低年级时可能存在着心理上的孤独与抑郁感。但随着流动儿童的成长,他会逐步适应社会与学校环境,逐步改善自己的心理状况。尽管我们目前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低年级的部分儿童中存在着孤独感和抑郁感的情况,我们也无法判断产生的原因是来自于年龄,还是源自于家庭等其他社会背景,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排除的,即他们的出生地与成长地对他们并没有影响。而可能的原因则是:一方面由于年龄较小的流动儿童其本身的社会适应能力相对较差;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流动儿童在这种环境下,本身享受到的社会条件与学校条件不如本地常住儿童和公立学校流动儿童,从而可能受到的社会压力、所见到和听到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更为严重。而后者又可能与儿童的家庭背景有关,毕竟在流动儿童学校就读的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可能会相对较差。

如果将上述的讨论放到跟踪调查的框架之下,那么,相信部分结论将会更容易得到验证。

参考文献:

- [1] 周皓. 流动儿童心理状况及讨论. 人口与经济, 2006, (1).
- [2] 同 [1] .
- [3] Chen X., Rubin, K. H., & Li B. Depressed mood in Chinese Children: Relations with school performance and family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5, 63: 938-947.
- [4] Dong, Q., Yang, B., & Ollendick, T. H. Fears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anxiety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Childre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94, 35 (2): 351-363
- [5] Kovas, M. The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Manual. Toronto: Multi-Health Systems. 1992
- [6] Asher, S., Parkhurst, J. T., Hymel S., & Williams, G. A. Peer rejection and loneliness in childhood. In S. R. Asher & J. D. Coie (Eds.) *Peer rejection in Childr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53-273
- [7] 同 [1] .

感谢美国纽约大学中国城市问题研究网络(UCRN)在2002年对本研究早期的支持。特别感谢:北京市教委基教处、某区教委以及调研学校对本研究的调查实施的大力支持。

[责任编辑 童玉芬]